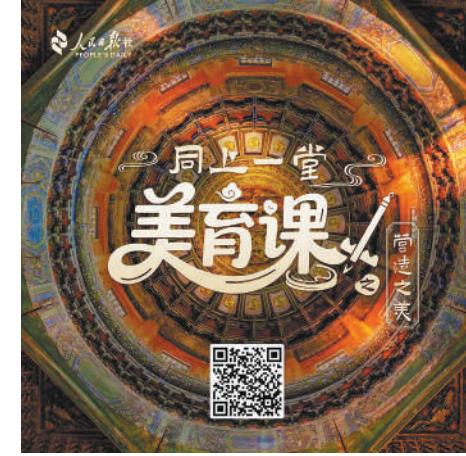


▲故宫太和殿上的屋脊兽。  
岳科锋摄(视觉中国)

▼扫描二维码,可观看视频《营造之美》。



大到城市规划,小到建筑设计,中华营博大精深,体现着中国人独特的哲学思想、审美情趣和生活智慧,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熠熠生辉。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,近日人民日报社推出“人民美育·同上一堂美育课”美术融媒项目,第一期《营造之美》创新采用演播厅深度对话与沉浸式小剧场融合的形式,在“可触摸、可参与、可感知”的课程建构中带领孩子们走进这场跨越千年的营造美学盛宴,为数字时代的美育实践打开新思路,提供新方法。

营造技艺是中华营造智慧的重要体现,在中国传统建筑中主要体现为结构设计与材料工艺的深度融合。不同于西方的石构建筑,中国古建筑通过以木构架为灵魂的“梁柱体系”,凭借榫卯结构和斗拱系统便能屹立千年。无论是山西应县木塔的抗震奇迹,还是故宫太和殿的层叠斗拱,都展现了古人“以柔克刚”的营造智慧。为让孩子们读懂这一智慧,《营造之美》紧扣少年儿童认知特点,从儿童视角出发,通过问答、深入浅出的讲解、互动式教学等,结合AI建模、3D动画等技术,打破时空界限,在视听结合、动手实践中激发孩子们的探索欲。

斗拱是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构件,位于立柱顶、额枋和檐檩间或构架间,体现了建筑美学与建筑力学的交融。故宫太和

## 读懂中华营造美学

单霁翔

皇家气派、粉墙黛瓦的文人雅趣……色彩在建筑中流淌千年,成为礼制与美学的双重表达。今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,参观人群络绎不绝,游人不仅惊叹于其严谨的形制、精湛的技艺,还惊叹于其辉煌的外观、绚丽的色彩。随着小朋友们一个个关于故宫色彩问题的提出,红、黄、绿等承载的丰厚内涵在《营造之美》中得到深刻诠释:红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吉祥、繁荣和力量,故宫红墙早已成为标志性色彩,体现着皇家的威严;黄色被视为皇家专属颜色,故宫黄瓦流光,象征着皇家的尊贵。红墙黄瓦的搭配,还契合五行中“火生土”的含义,寓意皇权的稳固和国家的繁荣。故宫建筑的檐角等部位,常使用绿色,不仅为建筑增添了一份灵动,也象征生机与活力。皇子居所同样使用绿色,寓意“草木萌发,生机勃勃”。

中国古建筑上的装饰更是丰富多彩,它们不是简单的点缀,而是将伦理教化、自然崇拜、时代审美等融入日常生活的艺术表达。

以屋脊兽为例,它是中国古建筑一大特色,也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话题。它们有怎样的讲究,有哪些文化寓意?《营造之美》结合实物道具、现实应用场景等,在与孩子们的游戏互动中将答案娓娓道来,加深他们的理解。中国传统建筑上的屋脊兽既起到装饰作用,又具有固定脊瓦、防止漏雨、避雷等功能,更有着深刻的寓意和等级象征。比如龙是皇家的象征,凤代表着吉祥美好,狮子则象征着威严和力量。不同等级的建筑,屋脊兽的数量也不同。仙人是在古建筑檐角最前端的构件,无论建筑形式、用瓦规格、走兽数量如何不同,仙人的位置始终不变,代表着仙人指路、逢凶化吉。仙人后面的统称

为走兽,也叫吉兽。北京恭王府的屋脊兽是1个仙人加7个吉兽,作为最高等级建筑的故宫太和殿则是1个仙人加10个吉兽,寓意十全十美、万事皆顺。吉兽的位置也有讲究,民间有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它们的顺序:“一龙二凤三狮子,海马天马六狎鱼,狻猊獬豸九斗牛,最后行什像个猴。”这些琉璃小兽不只是趴在屋顶的装饰品,还是撑起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神铆钉,蕴藏着中国人最恢宏的生存智慧——以敬畏之心,驯万物之力。

除了屋脊兽,古建筑的装饰还有彩绘、瓦件等。各种不同类型的彩绘,兼具装饰、保护木材双重作用,也蕴含着美好寓意。《营造之美》通过具体的建筑装饰细节展现,详细阐释了“藻井”和“天花”的作用。中国古代建筑大都是木结构,古人在建筑正上方建一口“藻井”有避火之意。“天花”是围绕在藻井周围的装饰图案,多绘有莲、菱、荷等水生植物图样,也蕴含着避火意涵。从色彩哲学到装饰符号,从结构方式到空间诗学,中国古代建筑成为中华文明“技进于道”的生动诠释。

今年是中国加入《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》40年。40年来,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,位列世界第二。特别是去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,令我振奋——从钟鼓楼到永定门的建筑群,传统与现代并存,它们承载着中华营造智慧。文化遗产是全世界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。如何激活这种文化财富?“人民美育·同上一堂美育课”提供了新范式: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,并以技术激活传统,以形式和语言创新打破时空和认知隔阂,拓展美育空间,为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提供助力。

(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、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)



30年的光阴,可以如何丈量?对于人类历史,或是一瞬;对于全球妇女事业,却是一条从觉醒到行动、从承诺到实践的漫漫长路。10月13日,我有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。那一刻,我深切感受到,30年来全球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,已经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女性。我们是受益者,亦是奋斗者、奉献者。

今天,当“北京+30”的钟声响起,中国女画家协会以一场名为“我们,与时代同行”的当代中国女艺术家优秀作品展及10个平行展,作为对30年来中国妇女事业全面发展的深情回应。展览将世妇会的信念具象为笔墨、色彩、线条与光影,向世界宣告:我们,与时代同行!这既是对“北京+30”进程的文化献礼,更是以视觉语言深化人性平等对话的艺术行动。

当用“我们”指代女性群体、作为展览的主题,这个词语更多了一份温暖与坚定。这意味着,一方面今天的女性艺术家不再是被凝视的对象,而是具有独立性、主体性的创作者,以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体察幽微的能力,真正成为创作的主体、表达的主人;另一方面,代表着女性艺术家们在性别上的同一性,它不强调千人一面,却在多元中凝聚共识,在差异中升华共鸣。我们关注自我成长与个性表达,更关心社会发展和国家进步,走出自我,抒写大我,努力用艺术作品反映时代精神、传递正能量。为了完整呈现其中的丰富内涵,本次展览如一首五重奏,分为5个篇章,娓娓道来“我们”的故事。

第一篇章“家国情怀:担当奉献”,从科学家在实验室的执着身影,到航天员望向宇宙的坚定眼神,勾勒出女性作为国家建设者的自豪感;第二篇章“巧手织锦,赞美劳动”,汇聚各行各业女性劳动者包括女性艺术家挥洒的汗水;第三篇章“时代风华:吟咏美好”,展现了天生爱美的女性作为美的代言人、美的发现者、美的创造者,如何以独特的感知力,为这个时代保存下美好瞬间;第四篇章“十月春晖:颂扬生命”,聚焦大自然赋予女性创造与守护生命的天职,用色彩谱就关于诞生、成长与传承的颂歌,表达对生命的敬意;第五篇章“开放包容:和谐共生”,彰显女性向往和平、渴望团结的天性,艺术在此成为一封寄给世界的信笺,用真诚的视觉语言,呼唤万物共生,祈愿天下大同。

漫步展厅,您将与老中青三代女性艺术家的灵魂相遇。何韵兰、王迎春、陈雅丹等参加过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老艺术家,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;孙晓云、闫平、林蓝、喻红等,以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卓越的创作成就成为杰出代表;安佳、李传真、王德芳、康蕾、邓柯等新作迭出;80后、90后新锐,勇敢探索艺术的边界。正是通过一代代女艺术家的共同努力,才有了今天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,诉说着传承,也预言着未来。

成立于2012年的中国女画家协会,团结了来自国、油、版、雕、综合材料、书法篆刻等不同门类的女性艺术家,未来还将拓展到装置艺术、实验艺术、数字艺术等新领域。对今天的女性艺术家而言,技术技艺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展现“我们”的独特存在——从个人的自我完善,到服务人生、服务社会,创造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,为这个不确定性加剧的世界,注入一份来自女性力量的稳定、温暖与前行的勇气。

我们,与时代同行!中国女艺术家们正以自信的姿态,参与中国乃至世界发展进程。当各国女性艺术家携起手来,以艺术为媒,倾听彼此心声,将女性力量与艺术力量更好结合,定能共同驶向人类的美好未来。因为,女性的力量、艺术的力量,本就是人类文明中最坚韧、最持久的力量。

(作者为中国女画家协会副会长)

上图为钟蜀珩油画《雏菊》。

我们,与时代同行

## 艺坛走笔

处理好「大小」与「多少」

金秋时节,美术界也迎来了丰收,各类美术展览纷纷举办。纵观展览,创新的活力、多元化的实践令人欣喜,对史诗巨制、传世经典的渴求也引人深思。

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,美术创作不仅承载着审美表达的使命,更成为时代精神与人文关怀的视觉载体。其情感表达需与时代共振,其精神内核应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当代建构。处理好美术创作中的“大、小、多、少”等关系,有助于在多元语境中进一步明确价值取向与方法路径。

“大”,指向的是艺术创作的格局与精神维度。庄子谓“夫道,覆载万物者也,洋洋乎大哉”。“大”不仅指题材的宏大、视野的开阔,更体现为创作者精神的丰盈与思想的纵深。在文化生态日趋多元的当下,美术创作需在大文化语境下,实现个体认知的自觉与超越,从而拓展艺术表达的空间。

“小”,体现为创作主体的自觉内省——在宏大叙事中保持对个体经验的细腻体察、艺术语言的精微表达,以实现情感温度的恰切传递。中国画强调“尽精微,致广大”,正是对这种“小中见大”的美学智慧的深刻概括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小”绝非狭隘自闭,而是通过有限的个体经验与形式语言,传达无限的精神意蕴。

“多”,关乎艺术风格的多元与创作信念的坚定。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不应流于形式的堆砌,而应建立基于“创作即创造”的理念。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,皆需在语言维度与精神向度上实现统一,皆具有“可言说”与“不可言说”的双重属性。优秀作品往往能超越表象,以个性表达实现从视觉感受到精神共鸣的跨越。

“少”,在哲学层面体现为美学智慧,它要求创作者在语言上做减法——去除冗余的形式,摒弃虚饰的技巧,追求“少即是多”的表现力。“少”更是一种精神修炼——克制创作中的欲望投射,净化心灵,达到“私志不得入公道,嗜欲不得枉正”的创作境界。

在共性与个性的辩证中,“大小”“多少”的关系进一步显现其理论价值。作品的传播效能与社会影响,既取决于其艺术本体的品质,也依赖于其与时代语境的契合程度。共性认知为作品提供接受的基础,而个性表达则构成其艺术价值的核心。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,往往能在二者之间建立动态平衡:以共性的“大”滋养个性的“小”,又以个性的“小”激活共性的“大”;以语言的“多”拓展表现的维度,又以欲念的“少”提升艺术的纯度。

美术创作本质上是一场关于“可能如何”的视觉实验,而非对“所以如此”的简单再现。再现与表现、客观与主观、共性与个性的多重对话,有助于构建多元共生的艺术生态,促进具有精神厚度与时代温度的扛鼎之作。

虽已开展一个半月,北京画院美术馆“无限清凉——丰子恺艺术展”引发的观展热潮仍在持续,展览将持续至11月2日。今年适逢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,不只在北京,丰子恺漫画艺术的热度,随着主题各异的系列展览的推出,在上海、贵阳等地广泛蔓延。作为策展人,我备受鼓舞,同时不禁思考丰子恺的艺术为何如此深受观众喜爱。我想,这与丰子恺一贯主张的“曲高和众”密切相关。

人们通常认为,“曲高”必然“和寡”,阳春白雪,知音难觅。而丰子恺指出“曲高和寡”的“高”是艰深之意,并非“良好”之意。他主张“曲高和众”,即良好的艺术一定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。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曾言:“凡最伟大的音乐、最有价值的杰作,一定广泛地被民众所理解,普遍地受民众的赞赏。”他高度认同托翁的观点,自己的艺术也真正做到了曲高和众、雅俗共赏。

作为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开创者、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杰出代表,丰子恺的作品简洁明快、平实隽永,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,自成一派。他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画的写意传统和诗意图内核,强调画中有诗,诗画相融,保持了艺术的高品高格;另一方面,他以简约之笔,描绘日常琐事,高歌红尘悲欢,作品充满人间情味,令人可亲可近。通俗易懂的画面、丰富深刻的内涵,使得丰子恺的漫画自诞生以来家喻户晓,历久弥新。

20世纪初期的中国画坛“雅”与“俗”有云泥之别,丰子恺勇于突破雅俗壁垒,让日常琐事成为画面主体,并赋予有趣的内容与简

## 丰子恺的曲高和众

裔 莽



洁的形式、充盈的诗意图与深刻的哲思熔为一炉。前者决定其艺术的人民性与大众性,后者决定其艺术的高品格与高水准。对于绘画内容,丰子恺不追求玄虚的画境,自言“只是像记账般地用写字的笔来记录平日的兴趣而已”,所描绘的都是“日常所见的可惊可喜可悲可晒之相”;对于绘画形式,他继承了简笔水墨的写意传统,讲究意在笔先,笔简

意丰。内容与形式的平凡与平实,品位与境界的高蹈与超逸,就这样神奇地融于一体,形成独具一格的“丰家样”。

将寻常之相化为意丰饶的艺术之相,关键在于诗意。丰子恺曾经教导学生“要学诗入的眼睛”,所谓诗人的眼睛,是能够透过表象、超越功利,从平凡中见深意,从庸常中得美感。他以《春在卖花声里》为例:“一般人只看见花和钱,而诗人却把卖花声和春天联系起来。”这位敏感而多情的画家,用诗人的目光去观照一切,并赋予一切以诗意。俞平伯将他的漫画喻为一片片落英,朱自清称其漫画就如一首首带核儿的小诗。的确,丰子恺的画犹如一首首小诗,沁人心脾、扣人心弦。

丰盈的诗意图与深刻的哲思决定了“曲高”,日常的内容与简约的笔法决定了“和众”,何况他的作品还具有令人莞尔的谐趣,充满幽默的魅力。高层次的幽默是大智慧的体现,丰子恺以哲人的眼光洞穿世事,洞察人性,直击本质,以充满谐趣的漫画作品,令人在会心一笑之中增长智慧,超越苦难,对抗虚无。谐趣的背后是深刻的哲思以及深广的同情,丰子恺以一颗悲悯之心对待众生与万物,他曾作《护生画集》,劝人爱惜生命,长养仁爱,倡导和平。爱与和平,是丰子恺艺术的主题,也是他毕生的追求。今天,我们重温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,不仅能够感受他对众生的大爱、对人间的深情,亦能感受他的爱国热忱与文人风骨,更能领略其艺术抚慰人心的温暖和力量。

(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)

左上图为丰子恺漫画《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》。



版画《星火相连》,作者康雷。

本版邮箱:msfk@peopledaily.cn  
本版责编:徐红梅 吴艳丽 题图设计:蔡华伟

## 读画

沉浸生活,打开心灵,走进丹青世界。

近期,人民日报社文艺宣传融媒重点项目“每日读画”正式上线,以经典美术作品为媒介,通过“AI+美术”的融合创新形式、“微视频+夜读”的融合传播形式,引导受众从“读画”走向“读文化”“读生活”,受到读者欢迎。

今日起,本版开设“读画”栏目,遴选画作、微视频和夜读文章,与读者一同洞察文脉传承、领悟艺术经验、丰富审美体验,于情感共鸣中收获贯通古今的精神愉悦。

——编者

当一片落叶飘落掌心,才发现——秋天真的来了。时光流转,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边收获,一边前行。展开明代画家仇英的《秋江待渡图》,好像打开了一封来自古人的秋日来信,秋意之美漫溢。

历代画家钟爱描绘“秋景”,借此抒发心绪,寄托幽思。仇英《秋江待渡图》以“之”字形延展空间,烟波浩渺间,可见远山如黛,红绿交织,一

## 约个不赶时间的秋

王 粟 刘 微

片平远开阔,秋意浓郁,绚烂又清逸。

山水之间,有“待渡”之雅兴。仇英笔下的《秋江待渡图》,为这一经典母题注入了新内涵。近景处,白衣高士闲倚石侧,怡然从容,身后家仆牵马立于旁,身边书童负重执伞,意在启行。对岸小舟将发,已登船的二人似在闲谈,一位荷担青年步履匆匆正赶往渡口,船夫执篙挥手相迎。两组人物遥相呼应,在秋色浸染的山水间,仿佛低语着一个关于等待、相遇与别离的故事。

古代钱选曾有《题秋江待渡图》一诗:“山色空濛翠欲流,长江漫漫一天秋。茅茨落日寒烟外,久立行人待渡舟。”空蒙流翠的山色与清澈透明的秋江,共同勾勒出青绿渐隐、水天清丽的秋日气象。久立江边的行人,更在静候中显示出安然与从容的心境。江河静流,渡舟未至,时间仿佛变得缓慢而富有张力。这一刻,秋江中的待渡,在时间的凝滞中隐喻了对彼岸的期盼、对归宿的寻觅。诗画交融中,衍生出关于时间、生命与人生的哲思,映照出中国文人艺术中的淡泊意境与深远寄托。

反观当下,你是否也曾像仇英《秋江待渡

图》中那赶路的青年,生怕错过人生中重要的“渡船”?又可曾在奔波中驻足一看沿途的风景?人生的旅程,有时恰似这秋江待渡,重要的不只是抵达,还有当下的每一刻。在那些“正要出发”的时刻,请还给自己一份从容。



▲扫描二维码,观看仇英《秋江待渡图》视频。